



列傳第二十七

金史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魯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日鼓附

梁肅

移刺愷

移刺子敬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遠進士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撤离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

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爲漣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關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余里也往河南山界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撥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叅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

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故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為輟朝賜贈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參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攝左

同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為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為報諭宋使永固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為猜度已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

之乎於是永固張昇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  
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  
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  
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  
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  
俱召至內殿問以將相代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  
釁隙沒之無名縱使可茂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  
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  
永壽官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以致仕  
宣命授之永固歸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請依  
舊制廉察官吏華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表乞致仕詔  
不許罷為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為真  
定尹其繳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為令五  
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為尚  
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郎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  
府監正隆三年為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  
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自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  
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  
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

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為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獨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久之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駸孺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

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河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為宋之軍官上問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軍代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忻州刺史斜哥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刺楚丘縣令劉春哥以賊汗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為不可上以問子

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國宜行之上  
曰然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梁三南京  
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子平  
曰臣聞襄陽新蜀皆於江北取之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  
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幹特  
刺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  
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  
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問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  
備嘗報樞密院被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幹特刺召

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  
從來之路如子平策遠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  
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  
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  
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  
年起為平陽且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遠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為樞密  
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  
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為戶部員外郎郎  
中韓企先為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穀皆在

尚書省鼓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  
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  
小人求與鼓相結鼓薄其為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將兵  
不能守燕山蔡敗宋國鼓頗以此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  
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為刑部員外  
郎望之為尚書省都事霖為省令史皆怨鼓等時時毀短  
之於宗弼凡與鼓善者皆指以為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  
往問之是日鼓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已乃鼻以海  
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鼓而宗  
弼先入松年譏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鼓聞流汗浹背企

先薨鼓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是吏  
部銓得預覃恩鼓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白鼓鼓乃倒用  
日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  
素與鼓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辜恩事喚許霖發之  
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鞠之擬鼓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  
庭玉劾趙益興龔夷鑒死其妻子及以往來孟浩等三十  
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免之世宗在熙宗時知  
田鼓黨事皆以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  
令還鄉里多以故准浩與鼓兄毅王補馮照王中安在大  
定二年召見以官爵浩為侍御史毅為大壘丞補為工部



負外郎煦為兵部 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浩尋復為  
 司負外郎浩為海 遇事無所隱 嘉其忠每對大臣  
 稱之有疾求外補除邠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為御史中  
 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闕月拜參知政事故  
 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  
 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  
 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  
 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  
 居與至尊宮室相侔 恐制度未宜思宜示以儉德上曰善  
 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

以為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 宴羣臣于東宮以大王初  
 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  
 褒賞如此又曰參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  
 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  
 俗日薄一日朕嘗問國語浩為口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  
 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  
 宰臣曰宋前燕帝呼其叔湘東王為豬王食之以牢納之  
 泥中以為戲然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  
 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眾人共知之者  
 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

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專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為真定府上戶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母遽言退以通犀帶贈之二十三年薨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止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害及得罪世宗用孟浩為左丞相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穀等無罪錄用生存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穀等無罪錄用生存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

不稱今追贈官爵恐無德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上初即位不肯輒逆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為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憐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穀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穀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廷賢顯善無間存沒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穀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六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

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廢叙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  
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  
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  
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肅分護  
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  
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讞  
出者十八元大定二年成平趙植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  
闍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  
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  
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爲諫議大  
夫肅由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  
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  
資高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  
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  
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  
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羊如立權酷法民間  
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  
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  
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

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籲翰林待制劉仲誨祕書少監移刺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籲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窩幹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勅諸路以東平六名通檢爲準於是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還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爲一再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

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便上從之改大理卿尚輦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久不治上自擇肅爲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諫其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

列肆權酒酷非所能也臣愚以為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  
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為之上曰善改刑  
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  
璋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  
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  
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  
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年今知歲元國信使  
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  
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  
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

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遵盟之久無  
一豪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尚循  
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  
遂商權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  
肅控請祈肅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馳滿浦馬  
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良弼曰良肅可相  
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為濟南尹  
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  
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  
年若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平

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竇痛之自今徒罪之人  
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  
拜叅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  
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  
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  
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  
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  
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  
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  
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  
易得上曰懸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  
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  
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  
契丹吏負五曰罷權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  
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  
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  
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  
餘年鑒海陵之失屢有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  
奏之肅論正負官是權權官公罪及正負還任皆准  
去官勿論往往其苟且不事于縣令中留十人

備差無差正負言上曰曰今權綱有公罪正負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言官論之肅曰試如靈旨肅與宰相奏事既罷肅跪而言曰四時政事雖古禮重人亦以為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官燕處亦足怡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東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乃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二十年無收事即與節度使豈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善者升之後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繙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為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嘗而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詔以其子女翼為閣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移刺愷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  
辟契丹令史攝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  
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爲侍御史母憂去  
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  
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刺愷清幹  
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太府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  
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爲大理卿  
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爲  
皇統制條海陵虐法恣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  
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黃緣舞法愷取皇

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  
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  
及疑不能參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  
有可常行者收爲水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爲一部大凡  
一千一百九十餘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  
頃之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幹青狗  
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  
數月改緬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尋改大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  
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



獲鵝鴨服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為刑部尚書上還  
自上京以為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刺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  
平章事父拔魯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  
拔魯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拔魯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  
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刺固修遼史辟為掾屬遼史成  
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  
其課地主以為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為更取  
民田竟不以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  
為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

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  
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  
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于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  
曰凡受進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  
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  
諸猛安謀克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  
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祕  
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  
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  
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也不與至

列傳  
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者疑之  
是時僕散魚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祕  
書少監石抹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  
反覆無信豈為夸六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  
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  
嘗敗于采石其誦言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  
渡江宋國境土必為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  
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官  
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  
克隨班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院及端午朝會詔

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  
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祕書監諫議起居如故  
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移刺神獨幹兵部侍郎移刺按答  
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  
院事移刺神獨幹侍上曰仁遠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  
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  
此長久之計也世宗將如涼陁子敬與右補闕粘割幹特  
刺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曷里泚西北招討司周於  
行官之內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  
書省曰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撒八仍於

燕子城治猛安謀克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  
奏曰陛下凡與宰臣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  
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爲河中尹請老河中  
地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與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中  
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  
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徒咸平廣寧  
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  
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  
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  
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  
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程  
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刺愷子敬  
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金史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鎮國軍節度使兼山陰縣國史領經筵事兼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趙元

移刺道

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冲

子益  
移刺幹里朶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衍

楊邦基

丁暉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躬藥師為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

列傳

金史九十

一

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天會  
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爲路人  
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  
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其後朝廷  
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齊國廢  
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  
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  
戶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囚  
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  
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己福而

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  
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  
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爲同簽汴京留守  
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  
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刺道本名按宗室移刺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  
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  
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  
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  
道路梗澁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方盜賊狀海

陵惡聞其言欲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  
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下謀  
克徐列等皆欲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發兵掩襲  
合住子婦孫男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輦白撒妻孥是日  
適窩斡遣白撒發抹白猛安軍白撒聞其家人被獲遂來  
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符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  
也招降叛奚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  
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  
廢其餘因循以昔歲月今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  
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

補進一階軍州刺史石抹斡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子昇  
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濟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  
同知濟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杖  
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  
階非奉旨不得祿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  
士民輻湊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為文所持斷之以公可  
也朕嘗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  
書尚廐局使宗夔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事覺尚廐局  
隸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林答天錫屬刑部使輕其  
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鞠治於是道及天錫郎中丁暉仁皆

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  
卒

高德基字元履汝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爲  
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  
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  
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  
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石司員外郎除戶部員外郎改  
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  
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燕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  
丞李壽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

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己馬往邪銀牌可於南  
京尚書省取之壽乞先降銀牌復遣中使謂壽曰牌之與  
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二  
十遣乘己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  
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  
秋土河泛濫水入京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疏分使入御  
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  
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  
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  
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

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  
聞為宋主生日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勝不  
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知之十一  
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  
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  
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為尚書取悅宰執近臣  
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奈何如此於是決杖八十  
戶部郎中王佐負外郎盧彥冲同知中都轉運使劉焄副  
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  
李寶判官強銳昌姚宗奭尼厖古達吉不皆決杖有差詔

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史臺戶部轉運  
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還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  
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冲河北西路戶籍判官劉焄東京  
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世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  
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小縣令強銳昌姚宗奭尼厖  
古達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諷字良弼大興灤陰人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  
宣和六年進一第宗翰  
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人  
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  
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  
其患遂息召為尚書省令史



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密州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  
 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懼乎感  
 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為大理少卿是時高禎為御史大  
 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 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  
 為中丞欲有以中傷 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禎  
 絲髮相假借禎畏其 已因訴于海陵海陵以禎太祖舊  
 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 卿歲餘出為順天軍節度使大定  
 二年復為大理卿遷刑 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 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生  
 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 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

天德初除吏部主事 間押懶路詐襲謀克事人稱其能

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 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

實優於所聞遠矣累 命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

世宗即位于遼陽兀不 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

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 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

二年秩滿當代世宗 其善敷奏持詔再任謂宰臣曰兀

不喝為人公忠後來有 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

如此窩斡已平詔罷 舟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窩

斡作亂來降者皆隸 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

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 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

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負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為亂者與來降者一繫隸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嘗以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丹所棄地一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口璫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負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一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為不寃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初為真定藥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魏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挾嫌于縣以四夜兩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實于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為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入為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為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遷中都改轉運使卒官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記數百千言家貧其嘗道

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南  
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善  
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營州軍事  
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  
從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  
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變以失道少冲謂所稅  
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仕大定二年調御史  
臺典事索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謀牽連其  
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攝右司員外郎嘗執  
奏列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

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為祕書少監起居注左補闕少冲  
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雅重十四年為宋主生日  
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冲對曰臣有死無  
辱宋人別致珍異少冲笑謂其人行人受賜自有常數  
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宗嘉之遷右諫議大  
夫祕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出衛州防禦使遷河東  
南路轉運使召為太常卿兼祕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  
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嗟  
所以庇身筦庫不可為也聞者出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為祕書少

監元不主生日副使登侍行是也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禮持議不決柰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礮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改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為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氏夫修完城郭為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

至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為吏部尚書益為侍郎相得歡其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二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移刺斡里朶一名斤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伐宋隸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偵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應會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斡里朶以兵邀擊之盡獲其器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弼

復河帝幹里朶督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時六部未分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孟州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遊古河闡子山等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幹里朶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爲賊黨江哥所執且欲推爲主盟要以契約幹里朶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之幹里朶說其監奴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使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

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阿勒根彥忠本名空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入爲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廢人凡有所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召讓之彥

忠執奏如前終無阿屈同列咸爲懼彥忠固執不變海陵  
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  
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  
艱食戶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  
千易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  
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祿大  
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  
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

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  
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  
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  
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  
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議虔子止合雜  
班叙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勸  
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  
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  
取一切以功利爲務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詔檢括官田凡  
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

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管地冒占辛免者世宗聞其如是  
召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上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  
指射租田近歲冒爲已業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  
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  
田猛安人爲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九家貧不能徵  
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費與徵償相當  
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  
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愈自用上謂左丞  
張汝弼曰九思耄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  
思男若拙爲尚書省令其冒填詔勅事覺亡命汝弼因奏

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獲日  
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衍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  
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未暮十賦  
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  
方調灤陰丞召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  
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榮李慶之皆  
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天榮皆進士第一次當在慶之  
上彥潛洛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瀋州  
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洛州詭曰洛

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彥潛臨海軍大榮瀋  
州慶之洛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為會試銓讀官而  
慶之第慶雲為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  
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闕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  
太后族人先為東京警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  
海陵不許行與奉國臣有鄉里舊擬為貴德縣令海陵大  
怒於是昌祚行吏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  
一自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行降為清水縣主  
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君縣主簿吏部  
主事宋全降灤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間陽縣  
主簿居二年為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  
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  
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  
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  
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  
于衆舍已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  
其體朕意使行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  
沮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  
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行三為吏  
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使之五年為賀宋國生日



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緇宋末為易州州佐宗望伐宋  
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緇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  
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  
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  
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  
鐵拄杖撞邦基面部邦基不動乘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  
皆免去邦基以廉為河東第一召為禮部主事以兵部員  
外郎攝吏部差除生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奴與高衍等皆  
貶官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輔高宗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

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  
邦基前為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  
少監知登聞檢院為祕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  
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  
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繳衛士訶  
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  
官為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  
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  
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  
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暉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頤祖唯壽父筠以吏  
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鬪訟者  
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暉仁冲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  
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  
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暉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  
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  
暉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奕不事事羣小越法  
干禁無所憚暉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  
有董祐者最強悍畏服暉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  
凡租賦與百姓前為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無遷

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  
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暉仁為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  
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是賈少冲為刑部郎中上謂左丞  
相紇石烈良弼曰少冲為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  
之乃以暉仁為刑部郎中坐尚廩局官私用官芻遠格付  
大興府鞠問解職改祈州刺史祈州為定武支郡士民間  
暉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  
首興學校以明養士之法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  
年卒官

贊曰吏之與其泰之否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文

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老鍾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術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金史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脫脫奉

勅修

完顏撒改

龐迪

溫迪罕移室邁

神土邁

移刺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

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刺按答

索末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兀冷窟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為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

列傳

卷九十一

一

金史卷九十一

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穩其後從  
軍泰州路軍帥以撒改爲萬戶領銀朮可等猛安戍北邊  
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即位事因  
令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爲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  
遷迭刺部族節度使改旣里本群牧使爲曷懶路都總管  
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爲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  
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  
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  
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  
宋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龐進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習騎射推步孤  
虛之術無所効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  
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駭懼請  
避進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  
還自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齊國建  
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李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  
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  
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軍資羊馬其衆  
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  
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

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  
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  
衆悔曰公爲政素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  
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  
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  
民利其食居民籍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  
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  
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  
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言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歛煩  
急官吏因緣爲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

民使其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  
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  
省事惜費安靜爲攻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  
七十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封股作羹由  
是獲安昆弟折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廢卒  
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溫迪罕移室邁速頻屯瀕歡春人徙上京忽論失願兄木  
菴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邁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  
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  
謀克只職也兄子幹魯言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

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  
移興州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  
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濇以  
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  
安於締母嶺屯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濇率數千人殺賊  
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出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  
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幹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  
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  
潢劇任姑仍舊職開樞密副使白彥敬南宗留守紇石烈  
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邀

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  
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  
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  
悉令復舊還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  
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益大移室濇領城中軍十  
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  
仆為賊所執賊使移室濇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  
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濇罵賊曰我  
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  
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均至移室濇厲聲曰我

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日開  
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母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  
為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為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  
郭右監軍神士蕙輔國上將軍阿思蕙乘城固守賊不克  
攻遂引衆東行

神士蕙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胡安營改子也年十  
五事太宗為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武武器署丞累官  
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宗師年戶吾扎忽率  
泰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天移室蕙討契丹  
契丹犯臨潢移室蕙死攻之不能克引衆東行神士蕙

表之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濱縣海濱縣在秦上曰神士蕙  
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龍矣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  
軍至神士蕙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紅石烈士等敗  
賊於長深戰霧霖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  
移刺成本名落兀其先遼橫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  
字夫會間隸撻懶下為行軍猛安与宋人戰於楚泗之間  
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會夫長軍議  
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為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為鄉導  
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廢齊國及再伐宋攻  
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

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  
廉權同知延安戶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為武毅  
軍都總管撤八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各將成以本軍守磁  
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  
都總管與李木嘗定方為湖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  
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眾  
會海陵廢人死軍還復鎮昭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  
河中且再除臨洮戶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南京  
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  
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隣猛

安下查不魯謀克結什角者西番既衰其酋曰董罷其  
子曰巴蘇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永吉永吉  
子世昌皆受宋官為左武大夫遙領萊州防禦使襲把羊  
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換忠翊校尉既而鬼虜族長京滅  
殺世昌朝廷遣兵執忠滅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為  
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  
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通與鄰族木波隴通  
死拜丙離四族首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為木波四族長號  
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通族南限大山八  
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卷接其西丙離族西与盧



甘肅接其北兀拜族与西夏魯魯族接地高寒無絲象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為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滅門三曰隴通門四曰兀拜門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滅二門其通隴兀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

族連命作亂欲與兀拜除朝廷不知隴通兀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結什角之母居平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尋亦死遺言請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屢獲宋謀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幹特刺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

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  
兵鎮撫吐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  
是殺之不知為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國等按視殺結什角  
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  
之狀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  
民戶願以結什角避趙師古為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為  
木波喬家丙離隴逋庇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遠駙馬都尉父五斤  
為羣牧使從睿宗秋山十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  
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為右監軍召卞隸

帳下卞父憂是時宗磐為太師撻懶為左副元帥人爭附  
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磐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  
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  
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嘗有勞者與俱  
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  
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  
陵伐宋下為武毅軍都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  
人以三十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樊州宋守  
將棄城遁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闡子山猛安結  
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舍於樊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

將專乘夜掩殺闌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代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真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三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勇聞關西為省州團練使宋末仲武謁經略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為先鋒婁室入關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為安塞堡環慶路兵馬都監皇統初復陝西將兵戍鳳翔屢却宋軍除知寧

州閬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復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興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之遂相率為寇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水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奉酒酹天

折箭為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為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羗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為威定軍都總管駐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幹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宗敏為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位即位以為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忝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

受詔而不肯為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恠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為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線六百匹馬二疋是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那人無長吏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忝入為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略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公率同南伐

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  
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  
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  
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鄆州防禦  
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度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饋東  
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  
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元送領二百八十騎為應兵自領八  
百騎前戰遇身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濱海陵  
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  
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

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  
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  
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至斗門城遇  
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鎗宋  
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世傑嘗  
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鎗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異之  
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  
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為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  
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入除西北路副統賜廐馬弓矢佩  
刀從僕散忠義討契丹賊平改華州防禦使與徒單合喜

經略隴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絕樵路世傑擊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略使荆阜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輒入鞏州境糶米麵有司執之世傑署案作歸附人縱遣之譯吏察松壽誣府主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爲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踈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旣敗必戒士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其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奚人也爲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爲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旣誅懷忠爲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爲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思恭北京留守蕭曠右衛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幹盧保往討之蕭禿剌戰無功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逾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剌無功懷忠曠師恭逸賊旣殺師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曠懷忠皆族之幹魯保禿剌

初爲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曠懷忠禿刺幹盧保官爵曠弟安州刺史願求覲曠之謀克上不許謀克而以曠家產付之

移刺按答遼橫帳人也父留幹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下復叛留幹遇害按答以死事之授左奉宸熙宗初充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爲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答騎射絕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

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孛朮魯阿魯罕隆州琵琶窩葛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旣壯爲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幹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任窩幹旣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

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爲大理司直未幾授尚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比巡阿魯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徙之遷吏部侍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猛安人戶所貸官粟阿魯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天德推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皆

一切禁絕之上番軍不計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營壘墮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故兵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魯罕爲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關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器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臣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爲參知政事命條上



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贊日記曰君子聽磬聲則忠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以成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

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閣門祗候謁告省

親于白雲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

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而

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

宗望伐宋為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

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護

初太子轉右宣徽使天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

欲使子弟為官當自言理祥辭謝海陵善之賜以玉帶詔

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待立為濟南尹賜車馬金幣

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為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

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申國公起為

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

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

以為祕書監復為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

祿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

俸祿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

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必勞天下未嘗以越技為心自今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一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之以其孫珣為閣門祗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官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才六歲母忽土特滿携之流離道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為入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既見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术可白彼

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榮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命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七人熙宗親飲之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違去膝下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秦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為神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以遏逋卒大定初遷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鉉按治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改太原尹徙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為簽書樞密院事北

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南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婁室陝州防禦使石抹斡家奴皆坐高賈賣私物抑賈買民物得罪斡家奴前爲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虛譽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爲陝州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斡家奴鼓虛聲以誑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婁室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爲宰相愛之及篡立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

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王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惡嗣暉巧佞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應對閑雅由是起爲丹州刺史戒諭之曰卿爲正隆執政阿順取容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爲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尚食官母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七三蕭察通除肇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

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榜匿名書于通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爲執政今指卿以爲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銜鈞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減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列傳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

金史九十二

朝野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魯國公

勅修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

本名習羅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高陽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尉再辟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劉麟伐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

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  
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頌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  
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頌徑入縣署召百姓  
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  
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于頌  
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頌延之上座謝曰使頌常聞斯  
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嘉之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  
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頌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  
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絹乾薑商賈不通酒稅之  
入耗減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而鞏會德順道路  
多險鹽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嘗  
從之秦州倉粟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  
直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  
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  
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備逃竄或爲姦吏盜有實錢  
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  
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  
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  
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  
常書置座右以爲莅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蔭補官累東平府  
司戶參軍撻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爲吏  
部員外郎攝戶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寡  
取之蓋古人功法也收歛之時蓄積蓋藏民或不以實輸  
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  
論其弊豫改定爲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  
隨地人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  
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饑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  
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  
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鄰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

劇猾吏不能欺所至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  
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  
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資補修武校  
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穀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肯  
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海陵  
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  
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戶部  
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  
主給之撤八反譖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

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饋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  
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三軍  
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剉草五十萬石帥府以  
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  
旣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  
大鹽澤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  
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  
賴以濟者不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  
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  
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移刺道  
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  
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職不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  
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遷本部侍郎領覆  
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邊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  
望之家奴表一言淫妖妄大興府鞠治望之恐使戶部令  
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  
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  
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望之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  
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壅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  
故上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歲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



有水運不濬治乃用陸運煩費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  
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  
宮籍貽尸及摘東宮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  
內軍大補之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  
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  
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悲化接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  
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  
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爲  
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  
義朕敕臣下有過即當譴乎汝曰臣從退則謗議此不忠

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錄成優賜銀幣  
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覬今山汝於外宜改心滌慮不  
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  
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  
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頃之間土廣人稀宜徙  
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  
軍中者闕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沂縣以爲客戶或留爲  
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一涉者無相黨匿庶  
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  
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

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  
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爲差等  
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  
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  
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行以不次者宰執  
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  
無舉主者七考無賊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  
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職名者於其名下使  
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  
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  
用力老疾不堪釐

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利  
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祭之邊部有訟招  
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刊出身女直契丹  
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酌定科條務爲簡  
易徵斷牛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卽以此賑給之招  
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馳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  
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  
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  
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  
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

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  
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  
克用土人一負隊將亦宜參用土人入居其任增弓箭田  
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  
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又論六鹽場用人  
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以倉見在幾何通州容  
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  
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論  
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日私錢千期以一月易之  
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錢物戶部頒印署白簿

使盡書之以俟審閱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  
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畢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  
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六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  
戶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爲中書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  
錢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効也是時戶部  
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各出納或懲  
德基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  
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勅望之曰新宮中所須  
毋取于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買身於東宮留守完顏毅英  
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鞠治望之言毅英爲留守

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  
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  
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爲執政久而未用亦頗銜  
耀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  
見知涉於躁進遂出梁肅爲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  
事而望之終於戶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  
錢三千貫勅使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  
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奉其後尚輦局舉出身人  
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  
以盜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  
以問戶部尚書劉瑋瑋恐監官謗已不肯實對世宗因思  
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  
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閣門祗候三遷東上  
閣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爲  
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洛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  
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  
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  
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  
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爲盜

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  
興中尹錦川富民蕭鶴壽令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  
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實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憲州軍事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  
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  
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  
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  
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  
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

官怒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  
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  
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  
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  
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  
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  
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  
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爲備十一月夏  
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

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平涼賴以完貞  
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槩謂慶陽平涼德順  
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爲院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  
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  
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爲  
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于地利夏  
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  
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  
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  
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

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  
庸以病請求醫藥遂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  
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  
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行省事  
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  
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曰戶部財用  
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叙尚淺勿以秩滿例升三品  
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  
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

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魯郡戶部符借民間田種禾取藁結備警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向山調急夫數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旬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廩舍取其儻直至是罷收儻直廩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替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

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後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左丞相介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為符寶祗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裴滿忽土侮克寧克寧歐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充護衛轉符寶郎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祿主同母兄蒲甲判太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為西京留

守構致其罪誅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里改路節度使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趨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兀者計策襲賊輜重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爲殿與賊遇于長灤謀衍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夫

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却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逃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霧霖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再北元帥謀衍利鹵掠駐師白灤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置良



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術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為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為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六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此其

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元寧至下令安輯未幾兵皆完璘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元寧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略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丁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弊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鑊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也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吾游者沒水繫大繩植木上

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小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  
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  
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  
猛安長壽先行薄岸，水淺先下，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  
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濟。宋之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  
上將軍蒲察阿离合懣以步卒八百人禦之，克寧自與扎也  
銀朮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賊銀朮可先登奮擊敗之，宋  
大兵整陣來拒，克寧麾兵前戰，自且至午，宋兵敗踰運河  
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  
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

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不利，少却。克寧以猛安  
賽刺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也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  
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刺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  
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  
四州，宋人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  
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太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  
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  
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  
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以事封密國公，克寧女嫁爲  
瀋王承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承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

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世宗欲以制書加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用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內外重任當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若卿慎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臣

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臣之福也克寧為相持正守大體上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世宗嘗曰習顯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之職進賢為上克寧謝曰臣愚幸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於知人以此為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為尚書令克寧於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迺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邪頃之克寧

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虛尚書令位者  
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今  
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勞  
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  
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  
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  
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  
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母忽細  
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詔  
克寧行左丞相事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

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  
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  
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  
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  
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  
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  
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  
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  
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  
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

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三永中最長其母張玄徵女玄

徵子汝弼爲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爲廣立尹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爲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爲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謂原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正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齋庶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爲丞相克

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閣既退原王已出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丞相爲皇太孫明日徒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爲之酬有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鄉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四月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鄉往鄉中百姓皆安業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瀘溝河法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幸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恠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負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

及茶器刀劍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  
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  
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  
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  
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  
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  
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  
守國詐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  
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  
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錄

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  
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為  
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  
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  
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徙封為東平郡王  
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  
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  
必為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  
吏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真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  
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賦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

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錄之細事不須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大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徃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令

臣老病將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驚怯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是歲二月薨遺表其大槩言人君徃徃重君子而反踈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謚曰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



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列傳第三十

列傳第三十一

金史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兼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兪裁臣脫脫

勅修

顯宗諸子

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三子

莊獻太子

女齡

守純

獨吉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

宗浩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

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溫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

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

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愠色

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

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

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

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

惠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

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

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

王明昌三年薨勅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

國等典喪事比葬之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敬其後帝謂

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為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温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從彞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温妃石抹氏養為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為趙王以從彞為趙王後承安元年為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祕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成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

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祕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贖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勅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為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究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刺都護其喪葬歛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温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計聞上為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忒隣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重綵二十端骨靚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王琵琶撥玉鳳鈎骨靚犀具佩刀衣服襲世宗御酒歌歡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

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二年王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

薨永安四年追封荆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二年生未彌月薨永安四年追封

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永安四年追封英王

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永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

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

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

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忒隣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  
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八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  
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為葛王十二  
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  
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  
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瑄按  
辰曰瑒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  
鄭邸誤蹈非彝蕞空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

乃詔追復王爵備禮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為鄭王後守  
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為王從恪胙王有任王珪王  
餘弗傳是歲從恪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為皇太子  
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  
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為梁王汴  
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  
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  
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說在王后傳胡

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宮東宮貞祐元年  
閏九月甲申立為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  
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違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  
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秉溫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  
則宜升儲嗣以典禮質之則足愜群情立為皇太子十  
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為太子少師庚  
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宜知時難斟酌節  
也又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  
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  
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殯  
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謚莊獻五月立其子鏗  
為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冲懷太孫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爵或曰麗妃史氏所  
生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真妃龐氏貞祐  
元年封濮王二年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親軍都指揮使  
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毋以  
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為樞  
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  
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瓌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

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  
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  
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  
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負外  
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刺胡魯斬以告都事  
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  
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刺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  
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爲相者庶幾  
相輔不至爲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  
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

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  
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  
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  
親衛軍總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  
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  
鑰開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  
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  
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  
封真妃龐氏爲荆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

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肅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字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劑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爲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之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爲行省都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而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獎諭曰直乾之維搤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爲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



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  
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  
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  
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  
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  
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爲之所彼  
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  
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  
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  
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

勅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祕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  
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既而宋人來請和議遂  
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  
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

大元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辭  
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充符寶祗候除中  
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戶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  
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  
會州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

病免起為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遣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兵曠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木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

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兵曠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谷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

安初召為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  
思忠行省成邊烏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  
詔承裕主兵事八月

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  
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敢  
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  
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  
裕率兵南行

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  
走入宣德

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  
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年起為陝西安撫使  
至寧元年遷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  
丹留可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  
改臨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  
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屯  
於此焉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  
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

尚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  
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  
為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  
故令尚主置之宿衛謂當以忠孝自勵日者乃與外人竊  
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起為灤州刺史改  
蠡州入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章宗即位出為泰  
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蹟聞升河南路統軍使  
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  
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  
仍詔褒諭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

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靜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  
起為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  
官七階賜金馬盃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  
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  
端復出禦邊嘗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  
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  
禮成歸鎮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  
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以徽築壘穿  
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  
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統石列子仁代

之勅盡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  
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拜尚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拜  
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為宣撫河  
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  
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  
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非好大喜功務要  
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恬不改可整兵渡淮掃  
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尚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  
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  
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

獲鹿尾舌為賜宋人服罪即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春宋  
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為右副元帥  
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  
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  
衄悉遁出境外即遣提點近侍員為古論慶壽持手詔勞  
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劔一玉符蓮華一金器一百兩重  
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  
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  
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  
疆場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

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寧壽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輿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壓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宥皂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

奏捷棗陽光化旣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以圍楚州龍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俸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

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過卿其勉之既而宋帥丘富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從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

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池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薨計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都城之北百官會車馬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即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名將云

抹撚史挖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挖搭  
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  
使事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僕  
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  
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  
史挖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  
烈史挖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兵五  
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滹兩潦  
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  
挖搭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  
烈史挖搭殲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揆以  
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史挖搭為統騎將中軍副統克安堂  
軍戰霍丘花壓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史挖  
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為長  
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鏡中遇  
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  
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鄙守  
厭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  
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為海陵廢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



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闕幹魯渾猛安授河南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闋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陞解世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二十六年爲賜宋主趙昚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

事章宗即位出爲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六監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鞞亦叛內族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鞞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鞞章宗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

等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乎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鞅廣吉刺聞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刺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歐

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刺因言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刺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窰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片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

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歲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爲憲司所糾出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爲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成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撒里部長陀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

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躡遷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金器日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却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書來且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爲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

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  
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  
必蒙洞照重布本末聿垂聽焉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  
信然痛罪茲臣之蔽欺亦不為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窳鄧  
友龍六月又誅蘇却且事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  
朝即指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悔  
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  
無佳兵之意况閔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  
特爲屏蔽儻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  
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期  
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威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  
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  
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  
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  
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  
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窳匿往往不  
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  
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  
瓊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  
處驅掠人衆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

者不較小利欲望方賜開陳捐棄前過開略他事玉帛交  
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車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  
溢鼎彝所紀方冊之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  
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  
續津發已具八移企望取捷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  
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  
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呈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  
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為  
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為例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  
聞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享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

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  
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繫其恠易而釋遣之使歸白窮無  
辭以白其國人則擴佐實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  
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專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  
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  
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為  
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  
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  
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疆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  
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

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  
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爲念蓋紀順負義有不可恕  
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  
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決不推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  
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  
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徹戍以  
爲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  
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莫斬捕獲蓋以億計夫  
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再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  
冀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爲求請和者理安在哉

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  
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槩見也至于  
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因澤之涇夫豈可忘江表  
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  
惠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旣以絕大  
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爲非臣子所敢言在皇  
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  
地將爲屏蔽割之則無以爲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  
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  
而爲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

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斬黃畫江爲界是亦皆能爲國  
既有如此效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  
州軍縣鎮已爲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  
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爲定  
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  
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  
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足其言  
無可准况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爲誓書又直報通謝  
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戎自  
作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給理只可

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昔盟我師問罪  
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  
之地猶不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  
子略不相遠如能依應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  
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  
並以大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  
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足止是復皇  
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足以表悔謝之  
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  
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

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吳玠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仍命葬畢持紼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爲勅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列孛葛速爲勅葬便仍犒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旣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弗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



浩常勝之家史托塔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  
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金史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 領軍 國重 兼 前 書 君 丞 相 監 三 正 領 軍 都 統 臣 脫 脫 奉

勅修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  
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駁達猛安大定元年間世宗即位率  
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  
帥紇石烈志寧為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遂窩  
斡餘黨敗之柔遠至抹拔里達悉獲之賊平遷鎮國上將

軍知頴順軍事會宋兵二萬龍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  
發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正遣萬戶李木魯定方與清  
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  
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  
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  
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  
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為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  
事朝辭賜以金帶廐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  
勞又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閣  
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

兵馬都統制使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為昭儀眷倚益重  
二年拜尚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  
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  
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  
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未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曰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之  
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肯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  
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則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故無往  
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

學士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以踈矣  
尋上表丐閒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  
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為一月留也  
五年二月上御疑和毀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  
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  
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  
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  
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  
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  
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

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  
刺敏為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為左右翼分  
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  
於栲栳灤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  
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賂罰北阻鞮由此叛去大  
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  
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  
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  
上曰姑與滄州既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尋復  
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么查刺襲猛安初議征討清

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廼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行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樂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行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霧驂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竦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行曰今不乘此平珍後將

有悔謀行然之襄率眾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行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為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為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為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

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  
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躡之  
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旣近  
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  
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  
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  
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  
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  
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  
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  
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  
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  
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  
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  
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  
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  
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  
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  
厲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  
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

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亂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

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膏上封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垂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疋兒亦叛嘯聚北京

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  
灤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幹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  
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  
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之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  
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蹶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  
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  
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  
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  
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

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幹里  
扎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  
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  
便宜賞賚士卒六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  
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  
之十月阻蹶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陔鎖等  
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聞暇  
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  
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  
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

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旣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計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奏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虜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虜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虜人與北谷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柰何襄笑曰虜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十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鬻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爲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爲左副元帥蒞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



軍泰州又請左丞衛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鞮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寶劔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贖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沔移刺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

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天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爲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占來正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道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其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其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

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而致仕之官襄  
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奉廩恩禮至深老不爲返復有省  
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  
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  
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弊徒煩聖聽且憲臺  
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  
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  
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洵乞致仕不  
許時方早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叅政僕散  
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已詔仍慰諭

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  
方巖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筭水海猛安明平皇  
子生襄復白請報謝既祀滿歡遷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  
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滿王克  
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  
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爲書遺西京留守  
徒單鑑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界襄其明信如此旣而  
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  
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  
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益打把謀克人也大定十三年朔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彼單鑑夾谷衡尼厖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爲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敷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認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

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自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曰苟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廢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每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泊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爲上京留守尋改樞

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為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執紼諡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闍母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雄有謀畫尤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為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為常山簿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遮迓至帳望屬羅拜執禮無情容時北阻鞞迫近塞垣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

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辭強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暮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餽糈如禮既還以奉使稱言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招討未幾改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之入功遷平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敗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屯國一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餘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饋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

所部萬人疾驅以漚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四級遷左翼  
都統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賜虎符還邊  
得以便宜從事時北塞諸部降諭使翰貢如...初進拜樞密  
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猛安兼合札謀  
克帝幸廉寧宮命安國兼飭邊備委而南路邊戍私竄者  
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  
年起復前職...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贈特進  
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  
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自先士卒故所向輒  
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戎諭之

諸部皆震悚甚為隣國所畏服

瑤里孛迭北京路窟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  
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  
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  
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慶州急孛  
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  
伐孛迭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  
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寧昌軍孛迭  
為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孛迭  
親陷陣奮力鏖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

亂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李迭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  
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左翼都統戰移密  
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  
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爲崇義軍節度  
使泰和六年卒計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  
大夫李迭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  
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爲上倚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  
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  
力而後勝其任衛安國李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  
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  
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  
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  
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列傳第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程昶奉

勅修

移剌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剌斡特剌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尉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匡龐古鑑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

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廢補為承奉班祇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

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過期降應奉踰年復為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  
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  
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爲翰林待制  
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  
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  
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  
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別宮情  
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  
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  
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  
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  
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筭  
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  
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爲後既而生子震德  
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爲執政乃舉前  
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  
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  
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弗縣簿大定

四年爲東京辰渌鹽副使課增近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  
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  
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  
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  
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  
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  
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  
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  
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  
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  
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  
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  
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奈何萬公進曰自陛下  
即位以來興利除害九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  
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  
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  
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  
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  
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

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已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爲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卿母老乞待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受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

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鑒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爲繪像於董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躡蹯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暉劾一言侍御史路鐸削兩官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弗便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爲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

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  
上表以哀病旬間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  
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  
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遼泰州開築壕塹以  
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  
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  
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  
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樂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  
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故  
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

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  
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  
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  
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  
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  
田共食振薦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  
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  
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  
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  
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

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  
 焯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  
 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  
 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  
 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邪不然何求去如之數也萬公  
 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如銀青光祿大  
 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  
 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  
 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  
 為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六年南鄒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  
 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  
 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雜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當  
 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  
 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  
 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  
 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  
 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賜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  
 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  
 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

加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爲大  
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士愛割蠻猛安人也熙宗  
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  
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  
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閤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  
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  
令通率騎二百先濟颯敵及舟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  
傍有舞榭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  
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營別

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執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  
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  
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  
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  
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  
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認繼往泣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  
爲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  
主出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  
語在世宗紀中尋擢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  
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

欲令通爲之問幸臣對曰通點檢器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宗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幸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爲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諭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葬禮通舊臣懿戚故特命勅祭及葬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爲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幹特刺蓋州別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習女直字試補戶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幹特刺就問之仍

究其實至亦問宗叙及召允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謀者言夏與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幹特刺往按其事夏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及喬家族民戶願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為首領具以聞世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器仗十二年為夏國生日仗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為河南路統軍都監賜金帶及具裝馬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

領前職明年入為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諭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為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為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幹特刺所舉者頗稱朕意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幹特刺與招討哲典朋黨乞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明黨人今已伏誅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為執政卿亦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允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苦經練是以委



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爲不知也二十三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爲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思之獄訟簿書有幹特刺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問邪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爲今阿魯罕年老幹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幹特刺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幹特刺曰自古

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爲難矣二十八年爲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往馬一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任之乃起爲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言曰知汝精神尚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先基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年六十九計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貫謚曰成肅

幹特刺性溫厚醞藉嘗為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  
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幹特刺輩其才真可用也相  
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  
部令史及令隨朝吏負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為非云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  
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為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  
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  
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女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  
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  
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  
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唐今遇事輒言  
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  
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目曠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  
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  
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犁牛  
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  
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  
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末書何  
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  
託事效之何以辭為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

處置耳輝以爲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麵不時  
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  
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  
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  
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  
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  
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  
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  
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

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  
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輝性倜儻敢言喜雜  
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說率用涼藥神童嘗添壽者  
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  
相輝頗慙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遼  
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  
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  
宗錄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  
史歷戶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

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此乎迂戶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陞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爲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戶部侍郎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爲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戶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明年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

然天生五材迺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壽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乃遷增秩以爲宋弔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爲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員有司難於承用耳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毬於臨

武殿閣瑋卒而止謚曰安敏後上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己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乙妻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齒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葬之遷綿上令補尚書省

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爲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刺不公事及忽刺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刺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爲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賊罪鞠于有

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暴強悍深可為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蠶蠹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物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沴明

詔罪已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為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廼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暈

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脩德銷變矧夫逸遊  
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  
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  
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  
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  
餓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  
而重民之困哉廼罷北幸尋為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  
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  
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尚書省召師中等  
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

平章諭旨其往聽焉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  
書初完顏守貞改為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  
史蒲刺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  
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  
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  
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始出之以正  
失舉罪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為御史大夫命與禮  
部尚書張暉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  
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脩言小人在側果  
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

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  
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  
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  
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  
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惻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  
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墓祭仍賻  
贈之謚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  
真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  
其資蔭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  
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子  
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  
姪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  
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  
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  
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  
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內除而憲臺有言以是補外如能  
澡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察廉爲第一授  
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  
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參知



政事蔚懇辭不任負荷勅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為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

馬惠迪字吉甫鄴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為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術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士毀其船棧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毀其船棧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為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為南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與中府治中召為戶部員外郎改侍御史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其於富戶寄錢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為乃尔稱職之才何其難也

占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爲全尚寬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  
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  
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戶部章宗  
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戶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  
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  
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  
以來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  
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戶部尚書人削官一階初琪病告  
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職當徒二年減外猶追  
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荒遽失措與非病告

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  
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遷難得人顧無以  
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  
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  
少上曰往多情見爲是耶今無者爲是耶琪曰事狀明者  
不假情見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灌  
封丘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  
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嘆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鎮  
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閣門祗候當給假以聞上悼之以  
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

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為上所少云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  
史為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  
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為尚書省都事授  
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  
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  
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  
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  
暉輒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實鉉詰之伯通居家待  
罪鉉奏暉言彈劾大臣須有實跡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  
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  
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  
仕卒

厓厓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  
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  
單鑑夾谷衡尼厓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  
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  
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為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  
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

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  
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曰文肅

贊曰移刺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行  
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  
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壕括地之議明  
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  
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  
特刺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  
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  
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勅修

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賁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先生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鼠銜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在于也擢進士第調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為強郡守欲

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囚得免死累擢禮部員外郎兼翰林  
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  
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  
民雖爲盜而不死干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久之復  
入翰林爲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爲賀宋  
生日副使至臨安適館伴使病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  
事久約曰設副使亦病又將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  
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騎如故乃終禮而還  
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逆進奏罷之  
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  
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躉其  
議尋上章諸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  
去左右遷大常卿仍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  
乏材闕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  
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屬意而使諫  
臣言之歎曰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  
職官並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爲耳他官品  
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監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  
與牛可爲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

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全無進士何也豈薦舉之法已  
有姦弊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人不因察  
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  
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爲武安丞臣見其廉潔  
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警巡使處決疑  
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  
幸其無贓汙耳久約無以對必福五經出身蓋諸科人故  
上問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  
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章宗即位久約以  
國富民貧本輕未重任人太雜史權太重官賤價高坊場

害民與夫選左右擇守令八事爲獻皆嘉納之再乞致仕  
不許授橫海軍節度使以優秩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納  
篤明敢言性友第爲文典贍有外祖之風云

李晏字子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謇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  
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會海  
陵方修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  
敗者幾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  
皆便之丁內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爲衛州防禦  
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閣  
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奮尉勞其慕時方議郊禮

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為高麗讀冊官五遷祕書少監  
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  
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  
外任有文章士為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  
召為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  
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為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閣召晏讀  
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真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  
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  
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  
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

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真其後  
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士之人  
既少縣令闕真蓋由此也上以為然詔後取人母限以數  
尋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止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  
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為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  
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  
晏曰卿素剛正今其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晏跪  
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  
臣為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  
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



未幾一日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員上曰採察內外官吏固  
係監察然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况糾正非違臺官職  
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晏曰幽王年少未練朕  
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  
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為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  
奏在律僧不殺生况人命乎遼以良民為二稅戶此不道  
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為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  
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積其  
息不能償因沒為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  
下御史臺晏檢擿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為賀宋正曰

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冊皆晏為之  
宗立晏畫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度二曰禁游  
手三曰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戶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  
六曰量輕租稅七曰減鹽價八曰免監官陪納九曰  
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  
又奏乞委待制覺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  
以廣視聽皆採納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  
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為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歸老  
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為澤州刺史以便侍養

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轉鞏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爲立夏國王讀冊官遷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幾轉員外郎以親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先是晏頌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爲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或父喪免起爲戶部郎中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

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罷力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歛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學士兼前職因命克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能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統石烈執中坐賊上命仲略鞠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

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很懷慢上嘗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拱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和五年卒上聞之歎曰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贈朝列大夫謚曰襄獻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爲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累遷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改同知濟南府明日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

使事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季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廻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西而兵自富彊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過關復上言以爲前表僅可採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爲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上諭之曰卿資歷應得三品以是身方闕而卿能幹故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

知歸德府事鄧儼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權河南路提刑使  
上言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  
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為便並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  
以愈為最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幸執有何議論平  
章政事守貞曰李愈言河決事上曰愈嚮陳備禦北邊策  
言甚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蓋以其敢為耳又  
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  
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陳屯田利  
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為刑部尚書  
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為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上曰

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  
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事於人並行科罪  
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開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  
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  
謹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為賀宋正旦  
副使泰和二年守上將幸梁川愈切諫曰今戍卒貧  
弱百姓騷然三穴尤近北門一恒防外患兼聞泰山宮在兩  
山間地形狹隘雨潦溢集四不若止宮池臺之勝優游閑  
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言曰比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  
不謀雪恥復欲比率一旦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聞

毋等不... 心無定豈可遠事... 哉  
上異其... 後河平... 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奉

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謚曰... 首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漢移... 亮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

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 諷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

寃者士方擊義鐘以訴... 悟之誅乙辛厚賞士方授

承奉官父中安權... 士第坐... 毀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

解終沂州防禦使... 賁性孝友勤學第進士由復州軍

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 撫法司正侍御史賈鉉

舉賁安靜有守不尚奔競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

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 選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

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 御史果遷南京路按察使卒

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 業此歿家甚窶上聞憫惜

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 所學敬叔登大定二十五

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 以... 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

章宗問賁臨事若何張萬公... 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

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 終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 人... 然自刻苦讀書善屬文

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 王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

史院編修官章宗為皇太孫... 女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

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徒翰林  
修撰同知制誥蔡熾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  
薦于朝同知濟南府李路出遣繼上章稱其立已純正宜  
加顯任起授禮部郎中兼之補闕適朝議以流人實邊安  
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為田宅使至  
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  
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  
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白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言東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  
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遠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  
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出為澤州刺史作  
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  
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  
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  
七謚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為時人  
所稱云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穎悟日記千餘  
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  
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世宗將幸  
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

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威獲逋逃而莫得奪擗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眾人天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亦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

相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濡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畏糧已空楮衣已弊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檠之變猛犴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崑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三不可

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際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氊  
布押宿之宮上番之七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  
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  
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  
無異謀要在處已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  
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陛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  
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宗幣燕蓋京都  
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  
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  
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

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  
居草萊輕不賞之聖躬愛以積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  
臣所昔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備林谷晡露上有懸崖下  
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才百  
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  
社之變太康敗於洛陽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  
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貴受誰敢議止  
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  
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  
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



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歛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  
遊略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  
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  
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  
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諭也且燕京之涼非濟  
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熱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  
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請陛下北幸久矣每  
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  
愚以為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  
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徂於無

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為之則有後  
誰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珠錦膏  
人猶喜談之以為直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  
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遼之過乎哉且本朝與遼室  
異處之其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  
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  
牧畜為業穹廬為居遷徙無常又壤地偏小儀物殊簡輜  
重不多然隔二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  
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  
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

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  
何歲而一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後傷於財  
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樂罷  
克物園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奏宗廟餘皆縱之不欲  
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  
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  
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  
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更打圍實  
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志敗膽不可廢宴安鴆毒  
亦不可懷然爭貴適中不可適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路

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况欲習武不必度關  
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正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  
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寒雞鳴之  
路穴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  
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  
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  
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爲身計豈不愚謬惟陛  
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爲心俯垂聽納則  
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覲望也世宗納之遂爲  
罷行仍諭輔臣曰深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

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游敗國不亦過乎如煬  
 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  
 安保為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  
 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虞九重便謂無虞巡游以  
 時即此禍亂者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  
 經選為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奔事罰俸一月世宗責其之  
 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  
 察為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  
 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  
 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暉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

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  
 州刺史坐黷揚俸粟責倉典使償為按察司所劾以贖論  
 歷陝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秋左氏傳  
 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蚤建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  
 議者譏其太儉云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  
 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  
 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  
 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  
 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乎休哉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沈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推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奮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閱歲改祕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伯達以文行知名選爲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義起爲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

汝霖右丞劉璋及臺諫亦置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給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并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勅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

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傳  
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傳泣請弗  
許傳以伯達堂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  
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叔和登大定  
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別有傳  
贊曰金詛宋稱巨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  
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為常莫有  
知其為非者故云則云酬勞効還則戶增物力上下交征  
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而獻所饋齊志  
未異傳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其心  
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  
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列傳第三十四



